

儀禮正義

冊九



儀禮正義二十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

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疏**正義曰毛本賓下屬賓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疏**脫禮字小戴下脫

第字集釋俱有臧鏞堂本賓下亦有禮字**○**云覲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諸侯秋見天子之禮者據周禮言也云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者周禮大宗伯文鄭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偏

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又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

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鄭注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

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偏

司馬灋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詩韓奕孔疏云說周禮者

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

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大宗伯大行人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逵之說

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周禮賈疏誤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

來致王氏與之駁之謂諸侯皆來卒有乘閒而起孰能禦之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每一方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故東方亦可以秋觀北方亦可以夏宗也此足申鄭義矣云朝宗禮備觀遇禮省者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觀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今案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祭義曰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禮每以朝覲對舉則朝可該宗覲可該遇鄭氏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朝宗禮備觀遇禮省之說當有所受矣白虎通云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於阼皆是亦言朝覲之異也陳氏祥道云朝宗於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觀遇於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於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朱子語類云觀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寧而立路寢門之外相與揖讓而入二說足申朝覲禮異之義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案下經明言享而此云享獻不見此句疑有闕誤難以強說舊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賈疏譏其不辭誠然但謂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說卻亦未確也云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者以儀禮十七篇中止有覲禮無朝宗遇禮故鄭注曲禮亦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

說春曰朝夏日宗秋日觀冬日遇許慎按禮有觀經詩曰韓侯入  
觀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觀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  
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案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也  
秋之言觀據時所用禮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此條許鄭本無異不  
得云駁也今案朝與觀對文異散文亦通此觀禮云諸侯前朝云  
乃朝以瑞玉則觀亦可名朝故鄭云朝通名也至以秋見為觀則  
鄭與許同春秋隱公四年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傳云王觀  
為可又云朝陳使請案左氏於陳言朝於王言觀是秋觀之名至  
春秋時猶存也萬氏斯大謂朝觀止是一禮并疑周官春朝夏宗  
秋觀冬遇之文不足據非矣○褚氏寅亮云此篇分三節自至于  
郊至乃歸言在廟受觀正禮諸侯觀于天子以下言時會殷同之  
禮祭天以下言巡狩而盟之禮王氏士讓儀禮紉解云此篇主言  
廟中特觀之禮其明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觀於廟中者也自諸侯  
觀于天子至末復以觀於國外觀于方岳之禮附焉所謂觀于方  
岳者謂祭天以下王巡狩而一方之之諸侯皆觀也

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  
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  
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疏正義曰張氏

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爾岐儀禮鄭  
注句讀云此下言侯氏入觀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

二節○校勘記云惟石經補缺誤作惟張氏曰注曰小行人職曰按  
監本日作曰從監本逆徐本作迎東重脩監本誤作東今案嚴本作  
曰作逆各本多同嚴本○案聘禮郊勞以前有許多禮儀此直從至

于郊始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今案使者聞王命卽出迎無出請入告禮辭之節與聘異者不敢自同客禮也再拜拜使者也或以爲拜天子之命斯時命尚未宣也且拜天子之命亦不得僅云再拜矣觀時服冕勞服皮弁者勞禮輕於正禮也侯氏云皮弁者賓主服宜同也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與此注同餘詳聘禮及郊下云則郊詳聘禮行人也者此無正文以凡諸侯入王小行人逆勞于畿推而知之故引周禮小行人職文爲證也必知郊是近郊者以聘禮賓至近郊主國使卿勞知也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叢啓疆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大行人曰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或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下經賜侯氏以車服明言使諸公此但云使人者以五等諸侯爵位不同使人亦異故渾言之也白虎通曰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又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案此鄭所不用蓋以諸經無使世子郊迎法也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夫人王后也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又聘禮夫人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蒸栗擇據此則王后亦當有勞經不言可知也互詳聘禮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者周禮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此天子常朝之服也以常朝之服勞侯氏亦如聘禮諸侯以朝服勞聘賓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者下經侯氏行享皆束帛加璧此用璧而不用束帛特之所以重其事也敖氏云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爲其

當還之也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五等  
通曰諸侯此曰侯氏就來觀之一人言之故云不凡之也云郊舍狹  
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據聘禮受勞于舍門  
內此云帷門不云舍門則知別為帷宮以受勞矣以天子使勞徒旅  
衆多郊舍恐不足以容之也引掌舍文者取證帷宮之事非以旌門  
為帷門也彼注云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褚氏云帷宮而旌門天  
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既有門則未有不圍使者不答  
其四旁以象宮者語最分析敖氏謂帷門不為宮非矣

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

升受玉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疏**正義

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疏**正義

西面聽之毛本面誤向○王氏糾解云上云璧此云玉凡圭璋璧琮  
琥璜皆玉為之故總稱玉下文奠圭稱瑞玉加璧稱撫玉皆其義也

禮經釋例云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此於郊  
為帷宮非若寢廟有碑而亦三揖蓋將右曲揖北曲揖至于中庭又

揖歟三揖皆在入帷門之後經不云入門文不具也**疏**正義

拜稽首之文凡十一此受玉與還璧及下受賜舍受戒日四次皆  
未親覲王而先凜咫尺也張氏惠言儀禮圖云經言遂升受玉則不

升成拜也下還玉亦同注云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者詳  
士昏禮納采下姜氏北錫吳氏廷華皆以奉王命尊故不答與下不

讓先升同今案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彼夫家與  
女家尊同賓又何為不答拜乎姜吳之說非矣下經賜侯氏車服侯  
氏迎于外門外再拜經不云答拜則亦不答拜也云不讓先升奉王  
命尊也者凡讓而先升者敵禮下賓使者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  
是也此時奉王命來則使者尊故不讓先升王氏糾解云禮冠昏鄉

射聘食三揖時皆有三讓法此王使尊不讓故特著之云升者升壇者以帷宮無堂故知升為升壇也必知帷宮有壇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是也又宣十八年傳子家壇帷復命于介壇帷連言則帷宮內有壇明矣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以下經賜車服諸公升自西階東面侯氏升西面知此亦然也○敖氏謂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並下云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於授玉之後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敖氏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以為北面訝受非是

稽首使者乃出

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侯之也還玉重禮

疏正義曰璧毛本誤壁嚴本亦誤

○還璧注不言面位張氏儀禮圖云當北面以使者南面也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前降拜受玉也後降拜送玉也或曰前降拜拜王命也後降拜拜王勞己也使者乃出勞禮畢也注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謂由東面轉而南面以示將去也敖氏謂左還東面非是敖氏蓋以使者授玉時南面故左還為東面也不知由南面轉而東面是右還非左還矣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侯之也者謂南面少立以俟還璧也云還玉重禮者聘禮勞用束帛不還此覲用璧則還之聘義曰已聘而還主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賈疏云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主璋同故亦還之為重禮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

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

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

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疏

正義曰注出止使者毛本出誤正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則已布席也按杭本已作已從杭本

案嚴徐鍾本集釋俱作己○敖氏云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止正其去也且迎而欲儼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賓而用几尊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於昏禮聘禮及少牢下篇此經文略也注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統者統於主人以此時侯氏爲主人也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孔疏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又云聘禮歸饗餼賓設禮儼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以賓作主人故也此亦然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者案有司徹受宰几注云几所以坐安體此使者不坐而亦設几優之又對聘禮儼勞者無几爲優厚也云上介出止使使者則已布席也者楊氏復儀禮圖云設几則必有席蓋几席相將無席何以設几故知上介出止使使者時已布席也經云侯氏乃止使使者不云上介注云上介出止者蓋侯氏先使上介出止之繼乃自出迎賓入也張氏惠言儀禮圖云司儀諸侯相朝勞皆有擯介傳辭則此侯氏用束帛乘馬儼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亦陳擯介可知也

送幣

儼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

**疏**

正義曰王氏士讓儀禮圖解云聘禮儼勞者以束錦不以束帛以乘皮不以乘

馬錦文而帛質皮輕而馬重觀崇於聘也今案使者拜受侯氏拜送皆再拜同爲王臣敵也  
注云儼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儼主人待賓之禮此及下賜舍賜車服皆有儼者所以致尊敬之意云拜者各於其階者謂侯氏與使者行敵禮若鄉飲鄉射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阼階

上拜也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駢馬

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

**疏**

正義曰注其餘三馬校勘記云徐陳

閩葛通解楊氏俱作二集釋作三與疏合今案嚴本作三毛本同○  
注云駢馬曰駢者說文駢駢也旁馬也馬之在旁者謂之駢亦謂之  
駢詩小戎鄭箋駢兩駢也孔疏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駢在外兩  
馬謂之駢兩駢即兩駢也云在駢設在西者馬在庭北首以西爲左  
左駢最西一馬也云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  
外者案聘禮記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注此謂  
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據此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賓出  
以授賓之從者於門外也此侯氏僨使者侯氏爲主人使者爲賓也  
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約聘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  
朝知之高氏愈云遂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即安而急趨  
王所也

### 右王使人郊勞

天子賜舍

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擯今文賜皆作錫

**疏**

正義曰注作上毛本脫皆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俱有皆字○此舍與下受舍于朝之舍異蔡氏云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受舍之舍

次舍也以爲冪爲之

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者李氏云聘禮賓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且使即安者

君上之惠云賜舍猶致館也者案館舍通稱曾子問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是館亦稱舍也此賜舍與聘禮致館一也義互詳彼但聘是鄰國之臣此是己臣故云賜耳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卿致館此司空亦卿故云司空歟必知是司空者國語周禮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先大夫僕齋先生儀禮釋宮云據國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室

之事故司空致之而其屬司里授之也云小行人爲承擯者此致館  
亦陳擯介周禮小行人職曰及郊勞胝館將幣爲承而擯是也云今  
文賜皆作錫者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案賜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曰伯父女順命于王  
所賜伯父舍此使者致館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脫曰字今案嚴本  
之稱此云伯父者俱以概其他也下經言伯父同此女與汝通凡諸  
侯朝覲之禮皆天子命之故言順命而來也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敖  
氏曰賜舍不用幣尊者之禮也注云此使者致館辭者使者當卽  
司空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此當是擯者傳辭然後使者帥至於  
館非是王氏糾解云侯氏至朝其時天子卽降賜舍之命於是帥至  
於舍而司空乃宣是命辭於舍門外焉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可推也侯氏再拜稽首受館**疏**正義曰謂館之東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  
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疏正義曰注猶擯之者校勘記云擯徐陳閩  
於外旣則擯使者於內葛俱作擯誤今案嚴本不誤注云王使  
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者對上郊勞言也郊勞用璧  
是有禮此空致館辭無物以將之是無禮也猶擯之者以王使爲尊  
尊王使卽尊王命也敖氏云注云禮謂禮物是也云侯氏受館於外  
旣則擯使者於內者外謂館舍門外內謂館內據上郊勞擯使有出  
入升降拜受拜送之節其禮不可行之於外此擯使者亦當如之經  
但言束帛乘馬省文耳敖氏謂擯之亦在舍門外褚氏云注言受於  
外者受而後卽館也受舍後  
豈有擯於門外之理敖誤甚

## 右王賜侯氏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

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將觀其事也初猶故也古文帥作率

次於廟凡二事○注卿為訝者也校勘記云陸氏曰卿或作鄉非張氏曰監巾箱杭本皆作鄉從釋文嚴本今文帥作率今嚴本作古今

案聘禮帥衆介夕帥大夫以入鄭兩注皆云古文帥作率則此注他本作今文誤也當從嚴本○蔡氏云某日告以觀日也

者卿為訝者也者案周禮掌訝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觀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

於館之訝據此則諸侯朝觀之日有卿為訝故鄭云卿為訝者也又引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取以證使戒之義案

此詔相其事之訝亦即上云卿為諸侯訝大夫為卿訝之類非謂掌訝也經但云使大夫戒鄭知大夫是卿為諸侯訝者以此訝主迎賓

客於館故告觀日使之也云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者公食禮使大夫戒注戒猶告也與此同爾雅釋詁率循也率與帥同國

語帥長幼之序章注帥循也帥又有順意逸周書大匡解諸侯咸率孔注率謂奉順也鄭以順循二字解經帥字謂其所為告者告之使

順循其事也云初猶故也者初有始義又有故義禮記檀弓夫魯有初鄭注初謂故事也此帥乃初事亦即帥循故事之謂非始事故鄭

以故解之云古文帥作率**侯氏再拜稽首**受觀**疏**正義曰謂拜受者詳聘禮帥衆介夕下

### 右王戒觀期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

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受舍於朝於重脩監本誤齒則周禮先同姓疏作子次以帷徐陳闕本帷俱作惟誤葛本亦作惟今案嚴本作帷毛本同又聘禮下嚴本無記字集釋有毛本亦有○前朝謂先覲日也朝猶覲也與下受舍於朝之朝異蔡氏云同姓西面從主人之位異姓東面從賓位也今案皆北上者以近王爲尊也曲禮曰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云西面東面者謂廟門外爲位時其入見則皆北面耳注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者上言侯氏祇就一人言之此云諸侯又云皆者依周禮六服四時分來則同時入覲者必多其行之有次序不得並故須前期受舍以防凌越也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者賈疏謂聘禮待聘賓在祧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周禮守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在文王廟也今案鄭注聘禮云待賓客上尊者賈說是矣但未明言受舍於朝爲何朝致滋後人議論李氏心傳云受舍於朝所謂外朝也後人以外朝去廟門甚遠疑鄭說爲未確考曲禮孔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其二在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又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非也劉氏敞天子五門義云禮說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皋

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邪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諸侯之禮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皋門應門畢門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闕于兩社爲公室輔者也仲尼助祭於廟事畢出遊觀之上觀者雉門也祭畢而出遊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戴氏震作三朝三門考說與劉略同亦舉五事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甚確詳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下然則受舍於朝卽治朝也廟在治朝之左故鄭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也李氏以朝爲外朝非矣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鄭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其意亦以覲爲在文王廟也云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者引之以證此舍爲次舍也褚氏云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爲帷次敖氏以舍爲廬舍非是又云春夏朝宗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秋冬觀遇一受之於廟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說本賈疏云則是次也言言舍者尊舍也者以其受自王朝尊之故言舍也云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周禮掌次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是次係天子使張之有定處諸侯使上介先朝受焉也知上介受者以下經有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之文知此亦上介也云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釋經稱朝之意也

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者言次位如此分別者為將來受覲有先後之序也左傳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其先同姓之禮也曲禮孔疏云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覲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覲爵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覲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也王公士讓云同異姓皆北上則同異姓又各以其爵為序公居上侯次之伯次之子男又次之相繼而南也

### 右受次於廟門外

侯氏裨冕釋幣于禩

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禩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禩以事

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鄉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禩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禩親之也釋幣者告

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禩之禮既則疏正義曰張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今文冕皆作絕

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為贄次行三享次肉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校勘記

云裨閭監俱誤從示注並同又注上公衮監本衮誤作裘孤絺陸氏曰絺劉本作希案司服注讀希為絺以希為字之誤今文冕皆作絕

注末嚴本有此六字與單疏標目合今本俱脫徐本亦脫案作單疏標目作為今案集釋亦有此六字注云將覲質明時也者謂覲之

日質明時釋幣也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爾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者是釋裨冕二字之義五等諸侯衮鷩毳服不同而統名為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裨衣為鷩故後鄭不從也云裨之為言裨也者說文裨益也裨增也增益也裨裨皆訓為益鄭以詩云政事一裨益我裨之為益其義較顯故以裨釋裨也云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絺絺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者周禮司服云王子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希讀為絺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司服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鄭所據以為差也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鄭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案周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止服玄冕此注統言卿大夫者孔疏云周禮謂三孤六卿為九卿是卿名通於孤也會子問又云諸侯適天子冕而出視朝鄭注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王藻諸侯裨冕以朝鄭注朝天

子也。裋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樂記：裋冕摺笏。鄭注：裋冕衣，裋衣而冠冕也。裋，衣衮之屬也。孔疏云：衮之屬謂從衮冕之衣以下皆是也。是鄭解裋冕俱與此注同。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衮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玄衣爲上，其衮鷩毳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裋衣。但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裋。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裋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有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衮衣者，裋之上也。一語遂疑裋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裋冕有五衮冕爲上，猶之衮冕爲首云耳。非以衮與裋較謂衮冕在裋冕之上也。敖氏直以裋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以裋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裋冕以朝。鄭注：裋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鷩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盛氏云：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裋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而下爲偏駕也。玉藻亦云：諸侯玄冕以祭。裋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侯氏：裋冕爲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褚氏云：諸侯自祭玄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裋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裋云爾。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裋字之義當從注訓爲埤，不當如楊倞訓爲卑。今案楊氏倞注荀子富國禮論等篇俱是直用鄭此注。裋之言卑也。卑字當是埤字之誤。後人因禮論有卑冕之文誤改埤爲卑，不知卑冕卽裋冕。楊注已破卑爲裋矣。云爾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爾親之也者，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此遷主也。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此所謂主命卽行主也。